

# 比较经济制度学

〔美〕 保罗·R. 格雷戈里 罗伯特·C. 斯图尔特 著

##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知 识 出 版 社

# 比较经济制度学

〔美〕 保罗·R.格雷戈里 著  
罗伯特·C.斯图尔特  
葛奇 许强 译  
蒋士驹 校

DI10/13

知 识 出 版 社

上 海

*Paul R. Gregory / Robert C. Stuart*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0

根据美国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980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孙志坚

**比较经济制度学**

〔美〕 保罗·R.格雷戈里 著  
罗伯特·C.斯图尔特

葛 奇 许 强 译

蒋 士 驹 校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古北路 650 号)

(沪 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百科排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38,000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5015-5349-1/F·68

定价：4.30 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在静态条件下考察各种经济制度及其作用于经济所产生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作者界定了区别经济制度的四大特征，建立了以增长、效率、分配、稳定和发展来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并以此对各种经济制度展开了讨论。

作者在本书中分别介绍了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评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对市场资本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的代表美国 and 苏联作了重点评价、比较；选择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印度以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民主德国、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美国、苏联模式的变化形式，进行纵向透视、横向比较；将各种经济制度置于世界经济大系统中，论述它们之间通过国际贸易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最后表述了对“趋同假说”、“混合经济”的看法。

本书全面展示了比较经济制度学的研究领域和新近成果，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 中译本作者序

罗伯特·斯图尔特和我都很欢迎我们的著作《比较经济制度学》能出版中译本。原书是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处于早期阶段的时候出版的，因此毋庸讳言，其中没有对过去五年里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作最新的描述。事实上，在撰写这样一种著作时，保险的做法通常是假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将会采取最保守的形式，而中国实际上所经历的变化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撰写此书时，斯图尔特教授和我一直试图如实地反映比较经济制度学这门学科目前的研究水平，并力求使自己能够尽可能不带偏见地介绍关于计划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各种不同理论。我们分别用美国和苏联作为考察资本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的主要例子，其他的国家之所以要包括进来加以讨论，是因为它们具有某些不同于计划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般模式的独特之处。

我们希望，书中关于各种不同经济制度的讨论也能使中国这样的国家感兴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令人神往的社会实验——选择一种新的体制的实验。这种选择最好是在充分了解各种可供挑选的体制的情况下作出。

保罗·格雷戈里

1987年12月

## 作者简介

保罗·格雷戈里：美国休斯敦大学经济学教授，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他的著述广泛涉及苏联经济史、比较经济制度和苏联经济等方面。

罗伯特·斯图尔特：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任该校经济系主任，获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撰写了大量有关苏联农业和苏联集体农庄的论著。

# 中译本前言

褚葆一

## (一)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处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过渡时期。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这一时期两种制度下的经济进行一系列比较研究的结果，逐步形成了一门新的重要经济学科——比较经济学。美国的洛克和霍特在1938年出版的《比较经济制度》，就是在这个学科领域中最早出现的代表作。此后，随着有关这方面的专著日渐增多和研究方法的拓展，比较经济学又开始演化为两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比较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学。前者主要是在可比的经济背景下，研究不同国家各有关变量给它们的经济所带来的影响，而不论其经济制度的作用如何。后者则偏重于研究不同的经济制度是怎样影响有关国家的经济结果的。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经济制度，并不限于一般泛指的地方的社会制度本身，而特别是指它们所采取的具体经济制度体系，即经济体制。鉴于经济体制对各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所以，目前在西方，特别在美国的各个大学经济系中，都普遍开设了比较经济制度学这个课程，以便系统地开展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和探索。本书乃是反映西方比较经济制度学这门学科新近研究成果的一本很有代表性的著作。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理论

上和实践上论证经济制度通过一般可观察和预见到的途径对各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如何配置稀缺资源已成为一切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围绕着经济制度影响经济结果这个比较经济制度学的中心，在本书第一编和第二编中分别论述了两大基本问题：（一）以资源配置方式内容为构成的不同经济制度的“纯理论模型”；（二）不同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的实际过程同与之对应的“纯理论模型”之间的差异。对第一个大问题，主要是就市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这三种主要经济制度的基本机制如何通过资源配置方式去影响各自经济目标的实现，即从一系列变量中抽取出经济制度这个因素并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结果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对第二个大问题，主要是以美国和苏联作为市场资本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的代表，并选择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印度这五个国家以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民主德国、中国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分别作为不完全相同于美国或苏联那种经济制度的具有各自特点的变化形式，进一步就它们的经济制度配置资源的过程与结果，进行了论证比较。最后，在本书第三编中，又进一步从上两编的微观分析转入到宏观分析，即把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放到世界经济这个大系统中，论述它们之间通过国际贸易所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试图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实际经济成就进行比较和评价。

## （二）

不言而喻，要研究比较经济制度学，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经济制度赋予一个确切的含义。

曾经担任过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编委的瑞典著名经济学家阿沙·林德贝克，在他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一书中曾这样说过：“经济制度问题是一个多方面

的①问题，如果用区分得更细的‘多方面的’概念来加以分析，就会比用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来进行分析更为有效”。②本书作者接受了这个思想，并基本上采纳林德贝克在该书中对经济制度所下的定义，认为经济制度就是“在一个既定的地理区域内，有关制定和实施生产、收入与消费决策的一套机制和组织机构”；这些机制和机构表现为四个一般的属性或特征——决策组织的形式（集中的或分散的），提供信息和协调决策的机制（计划的或市场的），财产所有权方式（公共的、集体的或私人的），刺激机制（物质的或精神的）——以此来比较市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这三种现代经济制度。人们将会发现，进行这种比较是饶有兴趣的。

其次，比较经济制度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不同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特点。

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是把经济制度看作既定的，进而在每一种经济制度中去区分出各种变量对其经济结果的影响。但是，比较经济制度学的研究方法却不能这样。它必须把经济制度本身当作一种重要的变量，进而去研究这种变量对经济结果所具有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所受到的客观限制和困难，在于人们有时很难去具体区分经济制度同诸如政策、环境等这些非经济制度因素对经济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迄今为止尚无解决这种困难的更好方法。本书作者对于为了回避这种困难，而主张采取一种在少数几个非经济制度因素基本相同而经济制度有差异的国家和地区中进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如比较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北朝鲜和南朝鲜等等），不表赞同。因为它不仅会大大限制人们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去对不同经济制度进行富有意义的比较，而且即使在

---

① 这里，“多方面的”在原文中为“Multidimensional”，本书译为“多维的”。

② 阿沙·林德贝克：《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0页。

这些少数几组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它们的政策和环境等非经济制度因素也并不真正都是完全相同的。至于对采取计量经济的研究方法，也由于它不可能首先计算出政策和环境等这些非经济制度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因此，也就无从具体计算出经济制度对经济结果影响的程度。作者在本书中是采取了他自己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把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社会主义三种大的类型，并注意到这三大类型内部存在的某些差别，分别对照它们的纯理论模型与实践之间的差异；经过粗略调整非经济制度因素的影响以后，再纳入到宏观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开阔人们眼界的，当然它并不能保证通过这种比较“所观察到的成就差异不是由那些与经济制度无关的因素带来的”。这“仍然是比较经济制度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三，要比较不同经济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还必须选择衡量经济结果的标准。

作者认为，选择这种衡量的标准会遇到几方面的困难。一是各种经济制度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往往是不同的，因此对经济结果衡量标准的选择也难免陷于主观。二是由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各经济目标之间所存在的此长彼消关系，使不同经济制度在实现相同的一组经济目标的前提下，仍会具有各自不同的目标排列顺序。三是对不同经济制度的综合经济结果进行比较，还必须确定经济结果各单项标准的权数（即它们在综合经济结果中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考虑到这些困难，本书确定的衡量经济结果的标准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即：经济增长、效率、收入分配、稳定性和发展目标。避开因比较各经济制度的综合经济结果而需要确定其单项衡量标准的权数的困难，根据三种经济制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在上述各项标准上所取得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来比较衡量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就。

### (三)

本书主要是在静态条件下对经济制度本身以及它作用于经济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而不去考虑经济制度在长期中的动态变化。因为关于后一方面的分析,不属于本学科而是属于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比较经济制度学的一部分学者当中,曾经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各自发展过程进行过动态分析,根据他们分析的结果,认为存在着经济制度的某些机制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移植的可能性,从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结构特征及其资源配置方式,从长期来看将会变得日益相似。这就是在西方比较经济制度学领域内目前颇为流行的所谓“趋同假说”(Convergence Hypothesis)。它是“混合经济”<sup>①</sup>思想的理论基础。“趋同假说”根源于当代不同经济制度所面临的工业现代化这个共同的目标。工业现代化必然导致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重新配置,教育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福利的提高,以及更多地依赖于技术的创新,等等。在这些问题上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则并不会因经济制度不同而迥异。比如,为了对付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关的复杂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会越来越转向利用市场和价格的作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则政府部门在经济事务中将会起着更为积极的调节作用。这两种经济制度都会离开完全的自由放任和高度的集权式中央计划这两个极端,逐步地移向某个共同的中间地带。

对此,本书作者指出,大多数持“趋同假说”者,都是通过任意选择不同经济制度的某些变量,并集中观察它们在长期中发生的

---

① “混合经济”是指在这种经济中,资源部分通过个人和私有企业(即私营部门)的决策进行配置,部分则通过政府和公有企业(即公共部门)的决策进行配置。据说,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

变化来证明自己的结论的。因此，它只有在孤立地看待某些经济现象的条件下才是可信的。但是，如果企图把这些孤立的经济现象上升到经济趋同的一般理论，那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它还有待于未来实践的证明。

#### (四)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广泛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和它们要实现的目标，与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并不排斥我们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有比较、有鉴别地去吸取别国在商品经济下所采取的某些行之有效的机制。在这方面，比较经济制度学如同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这些学科一样，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程度的裨益。

最后，想提请读者注意，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必须看到，尽管作者声称力图“用科学的、分析的和不带偏见的方法来考察不同的经济制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不时地从他们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中，找到其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鲜明烙印。同时，作者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作的实例分析中，由于立场关系，限制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不可能作出科学、正确的判断，因此，书中不可避免有不尽符合于实际的地方。

1985年6月于上海

## 序 言

专门研究比较经济制度学的著作很多，但对这门学科究竟应包括什么内容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现有这方面的著作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是以非常深奥的抽象观点，来论述经济制度的全部和部分职能。这些著作提高了人们对经济制度某些特定方面的认识水平，一般都是些并不打算对这个领域进行全面论述的专题研究。第二类是比较传统的著作。它们把经济制度放在一个广泛的历史背景中来研究，描述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国家)的历史发展和制度特征。这种研究提出了大量事实，但既不注意经济制度本身的定义，也很少考虑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就的影响。第三类是一些专门研究经济制度某一具体方面(如决策过程)的著作。但经济制度间的不同是可以从许多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只选取一个角度而不及其他必然会使分析受到限制。

因此，有关比较经济制度学的这许多著作，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都是很独特的，没有能为这一知识领域的现状提供一个概貌。这些著作的另一个共同缺点是，它们都相对地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论述，也漠视了国际范围内各种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它们通常假定，学生已经从经济学的其他课程中熟悉了资本主义，因而不需要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详细论述。然而其他课程是很少把资本主义放在一种比较的结构中来加以讨论的，也并不打算一一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

我们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对比较经济制度学这一领域作一概括论述。当然要对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学术领域写出一本概论性

的著作是必须承担风险的。不过，有关比较经济制度学的研究成果已得到充分确认；至少它的基本范畴已相当清楚。这样我们可以在现代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一本比较全面的教科书了。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还支持了本书的基本论点——即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结果。

在本书中，我们将探讨两个基本问题：其一，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是怎样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其二，这些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做得怎样？为此，我们先考察不同经济制度的理论模型，然后考察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变化形式。最后，我们对东西方国家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表现进行了比较——亦即试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相对长处作一评价。

本书沿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习惯术语。由于各种经济制度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此用一些“标签”来形容不同的制度似无可不可。在对经济制度分析时用一些“标签”虽然是必要的，但并没有一套在一切情况下都能适用的公认的“标签”。即便如此，要紧的是制度的效果，而不是“标签”的不同（当然这些“标签”必须是以往的讨论和目前的研究所使用的）。

我们所考察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模型在现实世界中的实例。但对这些现实世界中的现实制度的论述，其详尽程度并不是每个都一样的。我们把重点放在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和苏联的计划社会主义上，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知道最多，兴趣也最大。同时也选择了现实世界中其他一些制度，这样有助于深入理解一个国家经济历程的具体特征。这些具体特征应着重指出，可我们并不打算把它们归到理论模型中去。

我们认为，要论述一门内容如此广泛的学科，采取某些变通的办法是可行的。如果你想省略某一个国家，或者增添一个在我们这本书中未加讨论的国家，那尽可以这样做而不会影响本书的连贯性。再者，书中偶尔还包括一些可以略去不读而不致影响连贯

性的程度较深的材料；有些章尾的附录中，还包括若干专题性的论述。除了苏联和美国以外，我们对经济制度实例的介绍是简明扼要的，仅涉及部分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

我们的目的，是把比较经济制度学这一知识领域中已为人们承认的内容介绍给读者，而这又并非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这门学科涉及的方面之广、课题之多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专业知识范围。因此，还有不少问题不得不留待大家共同来解答。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要特别感谢：厄尔·R.布鲁贝克（威斯康星大学）、H.彼得·格雷（拉特格斯大学道格拉斯学院）、爱德华·A.休伊特（得克萨斯大学）、弗雷德里克·L.普赖尔（斯沃思莫尔学院）和托马斯·A.沃尔夫（俄亥俄州立大学），他们每个人都对本书的原稿作了评论，提了意见。我们还应当对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编辑人员的工作表示感谢。最后，我们仍应对本书负完全的责任。

保罗·R.格雷戈里

罗伯特·C.斯图尔特

## 导 言

比较经济制度学作为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逐渐取得了公认的学科地位。比较经济制度学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近年来在这个学科领域，尤其是对比较经济制度的理论方法和统计方法的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这样它所涉及的问题和答案就越来越宽泛。如果说比较经济制度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有没有理由可说明人们应该对它给予关注呢？回答是肯定的。

在本书中，我们将试图论证经济制度确实是影响经济结果的。因此，要了解经济制度所取得的成就，必须要了解经济制度本身。可是，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不仅仅限于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会有现在的经济结果。它提出了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能否通过有意识地变革一种经济制度而使经济结果得以改变(改善)？我们姑且说，普罗大众一般并不面临采用这种还是那种经济制度的重大抉择，虽然偶尔也有这样的例子。<sup>\*</sup>相反，各国所必须作出的，是对现有的经济制度要不要进行一点局部改革的那类决策。公有经济的比重是否应增加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要不要多采用些市场机制？某个行业是否该实行国有化？不能把整个经济制度看作一个变量，这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局部的决策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点滴改革、局部决策，日积月累，最终会给经济制度带来重大变化。

---

<sup>\*</sup> 南斯拉夫在与苏联断绝关系后，确实有意识地改变它的整个经济制度；匈牙利目前正在试验广泛的改革。在西方，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选民不得不在各种政党之间作出选择，这些政党信奉根本不同的有关经济制度的哲学。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了解经济制度是怎样影响经济结果的,要了解经济制度的特征和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而了解这些特征从一个制度上移植到另一个制度上的可能性。掌握了这些情况,决策者不仅可以运用传统的经济变量,而且还可以在制度本身思想上想办法,以实现国家的经济目标。有两个具体的例子可用来说明这些观点。大多数观察家同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比,其通货膨胀率(明显的和隐蔽的)和非自愿失业率都较低。这些观察家也同意,资本主义国家在开发新技术方面一直较为成功,东方国家对引进西方技术的兴趣不断增长证明了这一事实。以上问题以后还要详细讨论。这里的基本问题是,一种经济制度是否可以向另一种经济制度学习有益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它是否可以成功地从另一种制度移植一些能实现其所期望目标的特征。

本书试图表达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经济制度并不是一维的,它们由许多特征构成,如刺激机制、决策过程等等。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这些特征是能够以无数种方式组合的。因此,操纵经济制度或改变其个别特征以实现某些目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就使得了解经济成就和制度特征之间的关系显得极其重要。

各经济制度(从而各个国家的福利)由于国际间的贸易和商业往来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对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并且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大国来说,它们同其他经济制度的相互作用也是极重要的。国家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最优机制和最优政策的制定,在对其他经济制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如愿以偿的。每一种制度必须对外界作出反应,正如外界也必须对它作出反应一样。不管是对长期和渐进的变化作出的反应,还是对短期和突然的变化作出的反应,其反应能力可以通过如下途径得到提高,即较好地了解制度上的差异怎样影响着国际经济间的相互作用,反过来又怎样受国际经济相互作用的影响。